

赓续文脉 向江图强 ——作家走基层采风行活动 走进秘境桃红岭

本报讯(记者 洪永林)4月12日,在春意盎然的花开时节,由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九江市作家协会、九江市融媒体中心《长江周刊》联合主办,彭泽县作协协办的“赓续文脉 向江图强”——知名专家、作家、媒体记者走基层采风行活动走进位于彭泽县的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同绘美丽画卷、共享生态福祉的绿色发展密码。

雨后的彭泽县桃红岭梅花鹿自然保护区远山含黛、鹿鸣呦呦。探鹿、寻鹿、采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让采风团30多位作家兴趣盎然。彭泽县城郊的南阳湿地公园内,一群散养的梅花鹿在草坪中悠闲觅食,公园内建成了集科学普及、文化旅游、自然教育、研学实践等功能于一体的华南梅花鹿科普馆,作家们在馆内循着“寻鹿之源、探鹿之魂、知鹿之趣、访鹿之邻、护鹿之旅、亲鹿之萌”线路参观,近距离了解华南梅花鹿在彭泽的生活、习性等。

来到位于保护区外围、桃红岭山脚下的黄花岗大塘村的杨梅山自然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映入眼帘,该村朱旺松等村民乐呵呵地说:“梅花鹿、小黄麂等可爱的动物经常来村里串门,有时候它们还到菜园里吃菜,但是从来没有村民伤害它们,大家都知道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家园。”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采风团一行来到海拔420米的桃红岭保护区生态监测站,这里植被茂密,经过几代护鹿人的发展,已在昔日人迹罕至的高山上建成了集远程监控、科学考察、投盐补给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监测站。置身监测站,可远眺海拔536.6米的桃红岭最高峰猫鹰窝,在茫茫林海中穿行,耳畔仿佛传来一阵阵呦呦鹿鸣声。

秘境桃红岭,生态新画卷。桃红岭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让采风团让作家们看也看不厌、问也问不够,大家纷纷表示:“桃红岭自然保护区一直是我们心驰神往的采风理想之地,此次寻幽探鹿的采风之行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它的生态之美、自然之美、和谐之美,我们一定用心用情写好美丽江西、生态样板的梅花鹿故事,让桃红岭生态花园成为我们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环鄱阳湖自行车精英赛湖口站 全国380余名好手参赛



4月12日,环鄱阳湖自行车精英赛——九江·湖口站暨湖口县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共有来自全国11个省的380余名选手参赛。

(沈海斌 摄)

中乙联赛 江西庐山战平北京理工



4月13日下午,2025中乙联赛第五轮展开争夺,江西庐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理工。经过90分钟激战,双方1比1握手言和。

(谢耀辉 摄)

徐锦锋: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教科书式”急救落水老人

□ 实习生 邓倩 本报记者 朱曦薇



2024年5月23日,湖口县均桥镇一位老人意外掉入池塘,由于溺水时间较长,当时已失去心跳。紧急时刻,在附近干活的徐锦锋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奋力把老人救到岸边,经过7分钟的心肺复苏,老人慢慢恢复知觉,成功获救。

老人意外落水

据现场监控显示,2024年5月23日12时24分,在均桥镇饶塘村六组,一位老人在池塘边洗拖把,一不留神滑入池塘,挣扎了几分钟后失去了意识,浮在水面。

“我当时在自己的菜园里,看到门口池塘有东西,走近一看,才看清有人落水了。我当时很紧张,就大声呼救。”热心群众徐华初是第一个发现情况的人。

正在附近村民家里干活的电工徐锦锋听到呼救,第一时间冲

到现场,甩掉鞋子,跳入池塘,奋力把老人救到岸边。“游过去之后,我就立即抓住她,往回游。我同事一起帮忙,两个人合力将她抬上来。当时感觉情况比较严重,她心跳、呼吸都没有。”徐锦锋和同事刘海风第一时间对老人进行检查。

所幸徐锦锋是中央储备粮九江直属库有限公司湖口分公司的员工,曾学过急救知识,还考取了救护员证。他当即跪在岸边,立马对老人实施心肺复苏。经过最初的按压,老人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最少循环做了5组,持续按压之后,慢慢看到老人嘴唇转红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感觉有希望救活了。”徐锦锋激动地告诉记者。

滑入池塘的老人叫徐兴枝,今年70岁,经过7分钟的心肺复苏后,老人意识逐渐恢复。随后赶到的救护车将老人送往医院,在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从我们120急救车出发到现场,需要十几分钟时间,如果当

时现场没有人立即对落水者实行心肺复苏,那么很可能危及生命。”湖口县急救中心120医师吴吉俞表示,现场的救治非常准确和及时。

党员要冲在前面

“一条人命关乎几个家庭,当时来不及去想太多,只想着救人。”谈及当时的情景,徐锦锋表示,救人于危难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冲在前面,但前提必须是确保科学、安全施救。

“真要感谢他,我的命是他救的!”被救的徐大娘说,没想到在池塘边洗个拖把就落水了,感觉生死就在一瞬间,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她和家人都十分感谢徐锦锋和其他热心人士,没有他们的救助,后果难以想象。

徐锦峰先后荣获“最美中储粮人”、省国资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4年度湖口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其事迹《危急时刻急救落水老人 尽显储粮人担当》获评央企优秀故事三等奖。

萱草辞

□ 危新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每当我为母亲梳头时,李太白这句诗便如影随形。梳齿间缠绕的银丝在晨光中泛着霜色,像极了故乡冬晨芦苇荡上的寒霜。几十载光阴在母亲额头刻下的沟壑里奔涌,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原是岁月写给儿女的无字家书。

母亲三岁失怙,外婆在漫长夜里偷刨红薯的身影,成了她记忆里最温暖的星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子美笔下的人间烟火,于母亲却是奢望。我总想象那样的场景:破晓前的灶火映着外婆浮肿的脸,五个小脑袋围着铁锅,蒸腾的热气模糊了阶级成分的烙印。这或许就是母亲后来常说的“一饭之恩”,让她在贫瘠岁月里始终保持着野草般的韧性。

十六岁嫁作新妇时,母亲的全部嫁妆是两间漏雨的茅屋。父亲这个孤儿用土灶台烧热了他们的新婚之夜,灶膛里的火苗映着母亲满是冻疮的手。村里人笑她“凤凰落进乌鸦窝”,她却硬是在工分簿上写满了第一。我见过她年轻时照片,辫梢扎着褪色的红头绳,眼神亮得像蓄满星子的井水。那样的眼睛,后来在捆棉花杆的深夜里,在徒步20公里给我送腌菜的砂石路上,始终保持着令人心颤的光亮。

记得在朝阳厂读书时,母亲总挑着扁担翻山越岭而来。某个深秋清晨,她灰布衣衫的身影在操场边缘一闪而过。高干子弟们的嬉笑声中,我竟不敢相认。直

到在保安室发现那个熟悉的粗布包袱——里面三层油纸包着的干鱼,还带着她的体温。追出校门口时,望见母亲歪在公路边坡上小憩,晨露打湿了她额前的碎发。那个瞬间,我突然读懂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惶恐。她的鼾声很轻,像童年时哄我入睡的摇篮曲,而我的眼泪重重砸在尘土里。

最锥心的是那年寒假,我半夜起身倒水,空热水瓶在寂静中发出刺耳的轻响。片刻后,高烧中的母亲却端着搪瓷缸踉跄而来。缸里开水晃动的波纹,倒映着她煞白的脸。后来才知她已腹泻三日,却仍记得我温书的习惯。这让我想起《诗经》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句子,原来两千年前的痛楚与今日并无二致。

化粪池捞眼镜的那个冬日,母亲跳下去时冰碴子正泛着青光。她弯腰摸索的身影,与记忆里弯腰插秧、弯腰捆柴、弯腰为孙辈系鞋带的无数个身影重叠。当那双结满冰凌的手高举着我的眼镜钻出粪池时,我忽然明白:母亲的爱从来都是这样,甘愿沉入生活最污浊的底层,只为托起儿女眼中的光明。

每次离家前夜,朦胧中总听见母亲低低的祷告声。她双手合十,在昏黄的灯影里微微颤抖,像一尊被岁月侵蚀的菩萨像。那些细碎的祷词,是她用半生苦难熬成的经文,一字一句,都浸着血泪。我假装熟睡,却在被窝里攥紧拳头——母亲啊,你求神佛保佑远行的游子,可谁又能保佑你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的诗,我直到三十岁才真正读懂。年少时总嫌母亲唠叨,嫌她往我行李里塞太多咸菜腊肉,嫌她站在村口目送太久。如今自己做了父亲,才明白那些塞得鼓鼓囊囊的包裹里,装的哪里是食物,分明是一颗悬着的心。

记得那年送我去深圳,母亲凌晨三点就起了床。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铁锅,她佝偻着背煎蛋饼,油星溅到手背上也不觉得疼。天蒙蒙亮时,她把热乎乎的饼塞进我背包,又突然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卷着300元钱,是她卖草药攒的。“穷家富路。”她只说这一句,就转身去喂鸡了。我望着她竹枝般的背影,喉咙像塞了团棉花。车开出很远,回头仍见那个灰蓝色的身影站在晒谷场上,渐渐缩成一个小黑点,最后融化在晨雾里。

在深圳的头几年,母亲总托人捎来腊鱼、干豆角。后来我生意失败,债主堵门,整夜失眠。某个深秋凌晨,手机突然震动——是母亲。她在那头轻声说:“刚梦见你小时候发烧,我背你去诊所……突然惊醒,就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死死咬住被角,泪水润湿了枕头。原来母子连心,不是传说。

如今母亲老了,手掌皴裂如松树皮,却仍执意种菜养鸡。春节回家,见她正踮脚摘柚子,枝桠间漏下的阳光斑驳了她满头银发。我忽然想起《诗经》里的“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南风暖软,却永远吹不白游子的愧疚。